

演一回“路人甲”

文 / 费桂生

我从小就是一个影迷，向往有朝一日能够过过拍电影的瘾。

当年痴迷电影的程度绝对不亚于如今铁杆“球迷”和疯狂“歌迷”，我通过《少年报》给赵丹和刘尚娴写过表达从影理想的幼稚之信；我用点滴节省的零票碎钱买过《英雄坦克手》、《南海潮》和《鄂尔多斯风暴》等影片黑白连环画；我还用打酱油、买小菜截留的剩钱，放学回家溜进美琪大戏院、平安电影院观看8分钱一场的学生场电影。

人生随缘皆顺时事。2014年春节前，我得闲探望旧友，抵达横店镇，入住“好万家”宾馆。时值岁末年尾制片人赶档期迎新春，各个片场正闹“用工荒”，一时间“临时演员”竟成抢手的“香饽饽”。老友勃然兴起，“聊发少年狂”，硬拽着我到影视拍摄地过一把“明星”瘾。

翌日凌晨赶了一个大早，我俩爬坡越岭一头撞进“皇宫”南苑边门的“群众演员”专用通道。曲径通幽处进得雄伟殿堂，丹墀下廊道上已是一番热火朝天的景象。《百里夜刀》剧组场景早已搭妥，“演职工”各司其职。“副导”带领一干“群演”直奔硕大服装车

旁。角色不用分派，因人而异自选自定，也无非是“村姑农汉”和“商贩摊主”以及“懒汉痞子”，还有“民国士兵”之类。“副导”深度地打量我俩一眼，抛出一套“绅士”、“账房”服装，连带瓜皮帽、“公文包”和“手提篋匣”。众人穿戴已毕，相视而笑，滑稽之状令人忍俊不禁。

我们这些“活体道具，人影背景”没有台词不需表演，但大都是走动吆喝、列队跑步和打骂斗殴等展现体质状态的卖力气活儿。相比之下当地山民无论老少，“演技”就本色多了，有些都已70岁开外，显得举手投足稳健，驾轻就熟“入戏”，我俩就感到十分笨拙呆滞，饰演贩夫走卒“跑龙套”小角色，也不是什么随便玩耍的顽童游戏，一旦面对摄像机真个少不了展露符合“身份”的镜头感。

“群演上场啦！”不知谁扯嗓大喊一声。城门两旁卫兵警戒，横木铁蒺藜遍布，一位民国军官和一名佩刀土民大步流星地并肩进城，军官掏出盒子炮击毙值守哨兵，城楼上士兵排枪齐发，枪声大作，爆炸四起，火光冲天，浓烟翻滚。街面巷内各色人等乱作一团，撒腿狂奔作鸟兽散。货车侧翻，地摊掀了，我俩“大难临头各自飞”，狼奔豕突

地穿过烟幕跨越路障，老友抱头鼠窜也不知道钻进什么地方去了，如是再三，“市侩乡绅”和“凡夫俗子”个个汗流满面，人人灰头土脸，而我突围而出，已是气喘吁吁瘫坐于地。想不到导演大为赞赏，从中可以体悟到“假戏真做”的逼真效果。

歇场时与老友“战后”相遇恍如重逢，其狼狈相绝不逊色于我。“皇城”檐下楼榭阶上散坐着“戏装”未卸的老少群众演员。众人谈论最多的话题则是，为什么会踏进“横空一店”来拍戏。大家伙直抒胸臆，有的是向往“追星”，与明星近距离接触；有的是实行“追梦”，怀揣着“一夜成星”愿景，从不言弃勇往直前；还有的是体验“追娱”，只是痛快地玩一把，感受“刺激并快乐着”。

我俩的年龄、心态和体力显然不属于这三类年轻人专属的群体，但是只要拥有好奇心，抓住夕阳的尾巴，同样可以把不咸不淡的晚年生活变得更精彩。这次在横店，意外欣喜地圆了童年憧憬影星的甜美梦想。也许在《百里夜刀》剧中画面上，连个影儿都寻觅不到，然而每当回忆起彼时置身于“硝烟弥漫”的影视场景，仿佛又回到当年的青葱岁月。



王秉嶺揽胜（水墨）

赵贞（70岁）作



父亲母亲

春天时，漫山遍野的野花草，都冒出了新芽，田埂上、沟渠边的枸杞也蓬蓬勃勃地抽出了新绿，它是大自然馈赠给人类的美味珍馐。

母亲在世时，每年初春，都会带着我们到郊区采摘野生枸杞头。母亲虽是城里人，却对野菜情有独钟，能叫得上很多野菜的名字，她常向家里人宣传她的野菜养生法，比如枸杞头能补精益气、养颜、美白、明目、安神，可以辅助治疗高血压、糖尿病等。她常说，野菜是大自然的馈赠，是养伤保健的法宝。母亲对野菜的烹饪也颇有心得，单枸杞头一样就能做出凉拌蒜泥枸杞头、枸杞头炒竹笋、枸杞叶炒猪心、枸杞头及叶炒鸡蛋、枸杞叶炒肉片好几种菜式；和母亲的热爱相反，我对枸杞头一点都不感兴趣，那略带苦涩的清香味，我无法接受。

一年春节后，我因为过年吃得太辣、太油腻，嘴里生火疮，脸上长痘痘，吃药、抹药效果都不明显。于是，母亲采来新鲜的枸杞头，拣洗净，入热油锅煸炒，烹少许清水，煮约3分钟，加盐、味精调味。我本来没有胃口的，但看到母亲端上桌子的枸杞头，色泽翠绿、味道清香，忍不住夹了一筷子尝一下，鲜嫩爽口，顿时胃口大开。

母亲还向广东邻居学习，用枸杞叶煲汤、煲粥给我吃，还将吃不完的枸杞头洗净烘干，配上枸杞子、茉莉花、绿茶一起用开水冲泡成茶饮，加上冰糖，让我每天饮用。很神奇，半个月后，我嘴里的火疮居然全没了，脸上的痘痘也消退了很多。我对母亲的野菜养生刮目相看。

我查阅了相关科普书籍，发现有一首关于枸杞的歌谣，“春天采其叶，名为天精草，夏天采其花，名为长生草。秋天采其子，名为枸杞子，冬天采根皮，又称仙人杖。四季服用，可与天地同寿。”天精草就是指枸杞叶，自古就作为一种食药兼用型的保健木本蔬菜；枸杞茶清凉芬芳，解渴生津、养阴清火，平时肝火偏旺，内热偏重的人，可常饮此茶。

母亲已经去世多年，但爱吃野菜的习惯却延续了下来。每年初春季节，我也会和朋友们去郊外采摘枸杞头；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饭店，在酒酣肉腻宴席上，上一盘嫩绿、鲜香的枸杞头，它给我带来了视觉上的惊喜、味觉上的享受，更多的是母亲曾经的味道。

母亲的野菜养生法

文 / 杨春云



忆当年

“邂逅”野猪

文 / 杨建明

1972年暮春的一天晚上，收了工的我吃罢晚饭后，便赴5里之外的邻家生产队晒谷坪观看露天电影《红灯记》，为了早点赶到占个理想的位置，我手里拿着一只从上海带去的手电筒，要知道，这只装有三节电池带有两档光束开关的手电筒，是我夜行的标配。

我选择了走捷径，翻越一条两旁布满丛林且狭窄崎岖的山路。速速走了一小半的路程后，忽然听到前面有“咚咚咚”好似奔跑的声音，而且离我越来越近。我当时只顾低头看路，没当作一回事，想必是一位正在匆匆赶路的老乡吧？手电筒的弱光往前一照，哎呀，竟看到一头长嘴巴、露出长牙齿的动物，不好，是头野猪！这头大约百来斤重的野猪，就在我前面十多米处溜达，还不时地东张西望。此刻的我大吃一惊且汗毛倒竖。但又立即想到平日里老乡们曾向我讲述过这里稀有动物野猪的习性：野猪不是肉食动物，一般

不会主动袭击人，甚至还怕人……于是，我强行镇静下来，没有掉头逃跑，只是站着动也不动，旋即打开了手电筒的强光档，一束白乎乎的强大光死死地照射着这头野猪。那个时候，三节电池的手电筒在这里属于稀罕物，有了这只手电筒，大大方便了我夜晚出门开会看戏等什么的，有时候夜晚走路，将这束白乎乎强光照射到突如其来的猫啊狗啊什么的，尤其是对着它们的眼睛照射，它们几乎都是受不了，见之便落荒而逃。眼前狭路相逢这头野猪，自己又手无寸铁，也只能尝试用这样的办法。此时，这头野猪在白乎乎的手电筒强光照射下，竟然也停住了脚步，

一动也不动，狰狞的猪头正面直愣愣地朝着我，两只眼睛发出阴森森的绿光，猪颈前面的粗短鬃毛正在竖起，喉咙不时发出沉闷又嘶哑的吼声。周围很静很静，时光仿佛凝固了。人猪这般对峙，外强中干的我心里发毛，手心里冒着汗，这下如何是好？势不两立约十几秒钟后，这头野猪竟然掉头转身跑了，而且跑得飞快。谢天谢地，老天保佑，惊魂甫定的我总算逃过一劫。不知怎的，这时候的我仍然用手电筒光照着它，看它究竟是往哪儿跑，它是沿着另一条山路往上跑的。显而易见，野猪确实是怕人怕光而跑开了，而不敢恶狠狠地发起攻击。

待野猪消失在山林中后，我这才长长地吁了一口气，又开始赶路，到达晒谷坪后，我盘坐在地上看电影时却心不在焉，脑海里总是叠现着刚才与野猪狭路相逢彼此对峙的画面。不过从那以后，我夜晚走山路，再也没有与野猪“邂逅”。

乘电梯脱险记

文 / 陈仰山

我家的大楼建于上世纪九十年代，距今已有二十余年。电梯经过这么久时间运行，再加上前不久二次进水，停运几日，可以说，电梯已老态龙钟。物业想要更换电梯，但要让整座大楼居民全票通过，一定是个漫长的过程。

平时，在电梯运行中毛病、故障不断。最常见的是——门关不起来！男男女女经常像“大力士”一般，用双手使出吃奶力气压住大门，助电梯一臂之力。奇怪的是，有时还真有效果。

某日中午，我有事下楼，走到电梯门口，发现两部电梯全部停在六楼。而且两扇门同时张开和关上。我想按一下“关门键”试试，就进了其中一部电梯。按了“关门键”和“一楼”，门居然关上了！

我暗自窃喜，忽然发现电梯反而

上行了。这时电梯突然剧烈抖动起来，我倏地紧张起来。幸而电梯突然平稳地挺住，但是门就是不开。我使劲、不停地按“开门键”，它无动于衷。

我急中生智，想起紧急时启动的电梯“求救键”。话筒里传出声音：“您现在‘92’号电梯里，电梯发生什么情况？”我惊喜地发现这个电话竟然有定位功能。我立即回答：“我被困在电梯里了！”对方立即回答：“请稍候！”

此刻，我心里安定了许多。我想以后发生电梯事故，万万不要再自作聪明去摆弄了！过了不久，电梯又动了起来，还是向上行。到了某一层电梯停住了，门开时，我想跨出去，谁知拥进来几个邻居。这么一来，壮了我的胆，门

“砰”的又关上了。

电梯继续上行，我说：“怎么还是上行？电梯又出毛病了！”大家都没有反应。电梯直冲顶楼停住，并正常开门。但是没有人上下，我想着要快点出门办事，就按了“关门”键，门又关不起来了。接受前面的教训，我当机立断跨出电梯。

这时我一看，另一辆电梯已经停靠在顶楼，我立即进去，顺利到达一楼。当我踏上大地的瞬间，好像重生一样！迎面看到修理电梯的师傅，提了工具，急匆匆赶来。

更换电梯，是一件大事，必须认真对待。物业、业主、政府需要建立新的沟通方式，以求万无一失。